



不想

郁子 / 著

BUXIANGSUIYUAN

随缘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想随缘 / 郁子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7

ISBN 7-5387-1897-4

I. 不… II. 郁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0425 号

不想随缘

作 者: 郁 子

责任编辑: 焦 瑛

责任校对: 张红卫

装帧设计: 老 家

出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

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60 千字

印张: 7.875

版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8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387-1897-4/I · 1780

定价: 20.00 元

BU XIAN GUO DI YU AN

不想：

随缘

郁子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

“这本书你一定要看” / 4



《窦娥冤》与小豆花 / 13



老式军用卡车 / 27



10 年磨一剑 / 4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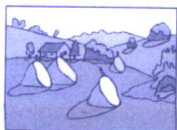
紫葡萄 / 60



窄 门 / 76



月亮走，我也走 / 92



潘安和陈圆圆的幸福生活 / 110

录

关关雎鸠 / 126



算了吧 / 142



同志仍须努力 / 16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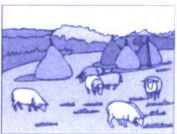
自己照亮自己 / 176



时间是罐芝麻酱 / 202



啤酒深处人孤独 / 218



温凉如水 / 235



谁让天凉了

谁让叶子落了



“这本书你一定要看”

你看过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吗？长春旮旯胡同四季青食杂店的老张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黄作家，这本书你一定要看！身为作家，这本书不看怎么行呢？每次我进去买啤酒，老张头都会摇着轮椅追着我，问我看没看呢。

我总是说，还没有，没抽出时间去买。老张头摇着头说，

左边胡同里的小书店就有，你买啤酒的时间就买回来了，喝啤酒的时间也就看完了。

我再去买啤酒的时候，老张头就冷漠地说，你自己去拿吧。没办法，为了买啤酒方便，我只好去买了那本书。老安听说我因为那本书差点得罪了老张头，去武汉的时候把那本书带走了。

顺便提一句，老安是我离婚后认识了三年的男人，或者说，我是在婚男人老安的情人。前几天我让他陪我曾经的作家、现开香水坊的朋友小豆花去武汉进货，老安从武汉回来时我问他看完了么，他说只看了封面，还没等看呢书就丢了。

我说：知道这样还不如不买了，我这不是把老张头彻底得罪了吗？老安拥着我，书呢虽然丢了，但我们还是要感谢这本书的。当然，更应该感谢老张头。所以这本书你还是得看，一定要看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老安说，你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

老安说，在这本书的启示下，我想了一道儿怎么办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黄小丫，你现在就上床去躺下。老安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下面突然硬了。我说你不能抱我过去啊，再说大白天的做这事总得把窗帘拉上吧？老安说，你听我的，我保证咱俩今天都能好！

我说，真的假的啊，你是不是跟小豆花偷着干那事了，找到感觉啦？老安说黄小丫你埋汰我呢？我说，你平时不是总夸她么？老安说那是当面，背后我什么时候夸过她？我说老安你真不是人。

老安边脱衣服边对我说：对，我不是人。

我说：对，你就不是人。你是一只狐狸！

老安开始给我脱衣服：男人在泡女人这事上，都是狐狸。这也是被你们女人逼出来的！

我说：老安你今天怎么这么俗呢，你泡谁呢？谁逼你啦？

好啦好啦，我今天的思路就是要体现一个俗字，我要用它击败假惺惺的浪漫和高雅，拯救咱们失去的快乐。以前都是我配合你，今天你也配合配合我。你别不高兴黄小丫，其实你配合我，就等于配合你自己了。

老安爬了上来：你知道男人为什么喜欢把女人作践成鸡吗？

这是因为，吃鸡可以不吐骨头，解饿，解馋！

错了，狐狸吃鸡，是为了更好地吃天鹅。所以黄小丫，待会儿我把你当成鸡你别不高兴啊，你配合点。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想，你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。在这种前提下，你轻易地就达到了目的，获得了快乐，你还会变成一只高贵的天鹅。你肯定会喜欢上这种事半功倍的手段的。

我突然把老安揪了下去：老安，你在武汉是不是找鸡了？

我能真去找鸡吗？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主意是小豆花给我出的。她说她看咱俩着急。

那你去找她啊，让她去当鸡！

黄小丫，你真是没劲的女人。我为什么要去找她？算了，我看咱俩也快到头啦。老安爬起来，点上一支烟在地上

晃来晃去地抽着。我看着他的裸体，笑了。我说，老安有你这样的男人么，光着屁股跟女人说分手？就是分手，你也得在我面前穿戴整齐，绅士士地请我吃顿烛光散伙饭吧！老安把烟狠狠地戳灭：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走吧黄小丫。

不知道老安是被烟呛的，还是他真流泪了，我坐起来说，你真把我当鸡了，说让我来就让我来，说撵我走就撵我走？老安垂下头，说：一个不心疼男人的女人，你知道男人会怎么对她么？

仇恨。我说。

老安抬头看看我：你很聪明。

那么，一个作践女人的男人，你知道女人会怎么对他么？

仇恨。老安说。

我说：老安，你敢告诉我么，你跟小豆花没有事？

去你的。老安捡起衣服，一边穿着一边说，黄小丫你这个人真是让人难以捉摸。我都快捉摸你三年啦！

我说，老安原来你也这么酸呐？

老安说男人本来就比女人酸，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。

我说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？

老安说，我没什么可回答你的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不过，我觉得小豆花比你活得明快、透明，所以她快乐，你不快乐。因此她比你可爱。男人也更喜欢跟这样的女人上床！

你终于肯背后说她好话了？我冲老安招了招手：老安你过来，我心疼心疼你！

老安迟疑了一下，走过来：想通了？

想通了！我挥手一拳打在了老安的鼻子上：好吧，你不请我我请你。一会儿我请你喝甲鱼汤，给你补血壮阳。

老安懵了。他抹了一把鼻血，说快送我上医院！我笑着点了一支烟，慢慢地抽起来。老安说黄小丫你听见没有，我死了不要紧，你不怕我老婆找你索赔丈夫吗？我把烟灰弹在一张纸上，说，你慌什么，就让它淌一会儿嘛。

其实我并没有用力，老安的鼻子一碰就流血，而且就是不碰有时候也流。以前我们在一起做爱的时候，它就无缘无故地流过几次，像女人的经血一样，说来就来，一流就止不住。

第一次我还以为老安是想我想上火了，非常感动地爬起来半夜陪他上医院。后来老安告诉我，这个毛病真是他从相思那时作下的，不过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他老婆。

他老婆嫁给他之后，他不再相思了，可是不相思鼻子也流血。因此老安一直在心里仇恨他老婆。因此，老安说他爱我我不相信，他说他恨他老婆我相信。

老安鼻子流血成了我在跟他做爱时的一大障碍。老安当然更紧张，他每次都提前用凉水洗脸浇头，再用棉球卫生纸什么的把鼻孔塞住，有一次找不到东西他灵机一动在鼻子里插了两根大葱（他也搞不清哪个鼻孔会流血）。

做爱毕竟是件需要一定美感的事情，失去了美感，失去了想象的无限空间，我跟老安在床上时味同嚼蜡。就是那一次，当老安正愈战愈勇之际，大葱噗地从他鼻子里掉了出来。

我也噗地一下笑出了声，我说，老安我让你塞草莓你不干，你说你要是从鼻子里掉下只草莓该多浪漫，多有美感啊！老安沮丧地拨出另一根大葱，迁怒道：都是你的小资把我坑的！

老安说我小资，其实他骨子里比谁都小资。他严重地伤了自尊，我们再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搞得一败涂地。

老安跟小豆花去武汉的那些天（也许我不应该让他去帮小豆花进货），我去学人书店买了一本《本草纲目》，翻完后，触类旁通地发明了一个用新鲜马粪烧灰止血的方子。但是想到今后老安将永远带着马粪味跟我上床，我一连好几天都没吃好饭。

说实话，身为一个离婚近五年的独身女人我是需要老安的，我们不能不做爱。但老安让我跟他一块儿把我当成鸡，这让我很伤心，比他伤自尊更伤心。

老安已经捂着鼻子走到了门口，我说，你等等老安。老安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你等着黄小丫，我待会儿就去找小豆花。我说行啊，正好我也要找她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老安忙说，你算了吧，小豆花可是善意的。我说，她的善意到了我这儿就不是善意了，已经变了性质了。我看她也得补补血了。

说着我托着弹烟灰的纸向老安走去。

黄小丫，你给我站住。

我站下来：你躺下，倒立！

老安看着我：你还要干什么？

给你治病。告诉你老安，我要是给你治好了，你得让你

老婆请我吃饭。老安老婆是某妇联最年轻的女干部，但据说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，内幕不详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老安一直害怕我见到他老婆，不仅仅是我，也包括他另外的一些朋友。

一阵嘹亮的蛙鸣从窗外传进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老安的工作室外面出现了青蛙，而且都是一对一对的。我和老安愿意在这里约会，并不是为了偷偷摸摸掩人耳目（老安跟他老婆一直在分居），而是因为这里离我住的地方近，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一点田园的味道。有时候，对面光机学院的宿舍楼下还能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听起来喜洋洋懒洋洋的，就像此刻心满意足的老安。

还去不去找小豆花啦，老安？我问。

黄小丫有你我谁也不找了，从今以后我要为你守身如玉。

老安拥着我说。

那你说，刚才你有没有把我当鸡想？

没有。真的没有。

有没有把我当小豆花想？

你又埋汰我啦？

你跟她真的没事吗？

骗你就让我鼻子再流血行了吧？

我推开老安：那好，你现在陪我去找小豆花。还有，咱俩在床上的事你为什么要跟她说，你跟她说这事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你们是在什么环境和什么前提下说这事的，是你主动向她倾诉的还是她对你循循善诱的？

注意用词啊黄小丫？老安说，是在飞机上。当时我面前就放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《怎么办》，满心满脑子也都在想着怎么办，一张嘴跟她说话就把咱俩的事溜了出来。

你就把你鼻子插大葱，一不小心大葱掉下来的事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了一番？你还告诉她我爱咬你，爱要求你再来一次？

我跟她说的都是梗概，而且是那种具有美感的概述。

概述哪来的美感？你肯定是描述。你平时是不是总在男人跟前说我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美妙和销魂。而在小豆花面前，又把我描绘得一无是处，没准干脆就把我说成性冷漠啦？

我为什么要那么说，你为什么要那么猜测我？别自作聪明了老安，这是男人最惯用的小伎俩。你当时不也是这么跟我说你老婆的吗？男人对一个女人有企图的时候，都会这么说。

去你的吧。我老婆就是性冷漠嘛！

你不承认就算了。老安，我把病给你治好了，对你也算够意思了。你不必为我守身如玉，从今以后，你爱去找谁就去找谁吧。我呢，也快要绝经了，我准备提前预退，步入老年妇女的行列啦！

去你的。真——真的，假的？

老安一着急就结巴，而且是在动真格的事情上。我说，真的，你没看报纸上登的么，非洲有一个少女不到十六岁就绝经了？扯、淡！老安认真地看着我说，你骗我，上个月你不是还来月经了吗？我说，上个月是上个月，这个月不是没

来么？

会不会是怀孕了？老安问。

我说：你别胡说。老安，看样子你还真挺在乎我啊？

老安说：当然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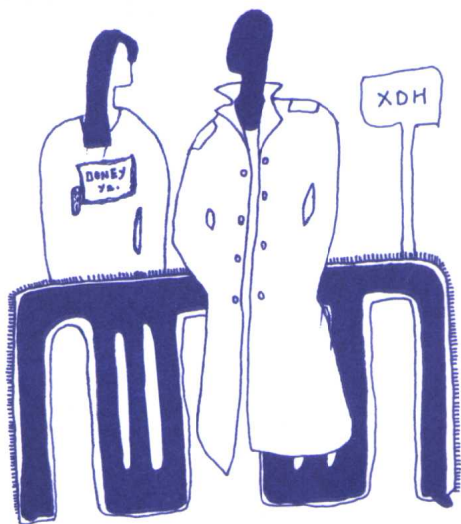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那你跟我说实话。

老安突然不结巴了：我跟她真的没有事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她嘛！

我推开老安说，你怎么不结巴了？

嘴里咽下去就是了。我说我只喝啤酒，你真想喝的话我就陪你喝啤酒吧。

我知道这大把大把鲜艳的爱情
并不能把我怎么样



《窦娥冤》与小豆花

我跟小豆花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。那个夏天我在北京邂逅了来自河南新乡的女孩窦小花，一个狂热地热爱写作事业的文学青年。两个人窝在一个廉价旅馆的房间里谈文学。那个晚上的记忆太深刻了，她喝了一瓶白酒，我喝了四瓶啤酒，我们

整整聊了一个通宵。

后来小豆花非常认真地对我说：你帮我改个名字吧。你看，窦小花这个名字总让我想到《窦娥冤》，六月份下大雪，又带个花字，我这一生不完了吗？

我知道她是嫌窦小花这名字土。以前我也嫌我妈给我取的名字土，曾用过蓝蓼这个名字。蓝蓼是一种既可做染料，也可入药的草本植物，当时诗人们都有一种麦地情结，这个麦那个麦的，我想蓝蓼这个名字既是染料又是中药，廖廖无几的，一时半会儿谁都沾不上边。

后来，我妈在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和我的照片发在一起，建议我说蓝蓼有点像琼瑶小说里的名字，不伦不类，还不如黄小丫土到底好呢。我接受了她的建议（变相批评），又叫黄小丫了。

小豆花问我，叫红豆怎样？我说不好，有点像写散文诗的，另外叫的人也太多了，谁知道哪个红豆是你？

我想了想，对小豆花说，叫小豆花怎么样？小豆花说，太俗了。我说张爱玲都说过，大俗即大雅，再说你是写乡土小说的，名字弄得太雅了不就是俗了吗？小豆花说，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不过小豆花听起来像解放前的女艺人名。她摇了摇头：不行，这不又回到旧社会去了么！

我耐心地开导她说，那你看我的名字土不土，大家不也都没说我土吗？另外，你没发现现在人取名已经越来越随意和随便了么，越简单朴素，也就越时尚？

小豆花二意思地接受了我的建议：好吧，咱俩萍水相逢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就小豆花啦。我将永远视你为知

己。而且，我将在五年之内赶上或超过你的朋××！

当时我们俩都喝差不多了，我只是随便取了她名字的谐音顺口说了出来，我以为她下了火车就会把小豆花这件事忘了，没想到不久我就在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名字。

也许名字真的能给一个人带来运气，小豆花改了名字之后开始狂轰滥炸般在杂志上发小说，而且不再是乡土小说了。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她已小有名气，又亦属七十年代出生，很快就借势起来了。

2000年春天，我去北京，小豆花在她租住的地下室对我说，黄小丫我真的得感谢你当年帮我起的这个名字，没想到名字有时候对一个人会如此重要。我说那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，跟名字有什么关系？

小豆花摇了摇头：不，自从我改叫小豆花，一切真的都改变了。当然，年龄也同样重要，当年我拼命想挤进你们六十年代作家群，可是却只抓了你们个尾巴。我是1970年1月5日出生的，差一点就成了六十年代人，你知道我当时对我的年龄有多遗憾吗？

我说：你现在不遗憾了吧，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多火啊？

小豆花说：我现在已经不再迷信那些了！

如果小豆花仍然是当年的小豆花，一直有始有终。如果她不来东北，留在北京的地下室里继续写作。我们的友谊会非常自然、非常诗意地保持下去，也许就像高山流水般古典和绵长。可是小豆花没有按她说的去做，她离开了北京。

后来，我听说她迷上了香水，并且对香水的香料分类和